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內攝頌曰

牛護獵師死　放宮天授歸　猛光向得叉
殺人贊八夢

時猛光王曾於寐後作如是念牛護太子我喪之後能有智力紹王位不我今宜可試其智策令使喚來告言我於內宮少有營務須經七日汝可權時代知國事太子即便受命監國於利非利賞罰適宜有對非者官司執送太子見已問男女曰共相愛不荅言相愛太子聞已告諸臣曰彼既相愛何不隨情告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婬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撿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於婬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荅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為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為當於己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寄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

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陁羅婆寄
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
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
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
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荅
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
次方可得為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
作荅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店舍王
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
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取
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
婢使遂来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陁羅
問其婢曰少女汝為誰買荅曰是牛
護妻母令我来買問曰彼母何名報
言字某荅曰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
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
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縁
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
上事具荅其母母言大善彼即我子
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遙歡喜後時
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
婢便白母母曰任来婢還報已遂乃
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
而哭母曰汝何意哭荅言阿母頗狀
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
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

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
我是汝母更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
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介來
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交隨
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名字
報曰我家長嫂亦如是名形貌相似
即爲我嫂母曰善哉從茲已後倍增
憐念既至宅已于時店主情懷詭誑
佯病而眠時彼婿使來買塗香報言
少女我病極困母何不來暫相看也
答曰彼不知患我當還報婿歸報知
母即來問問言愛子汝何所患答言
我患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
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
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
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
曰但使有者我皆爲辦答言阿母我
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
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寠人欲得王妃
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
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
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
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念我懷瞋色弃背而來彼更於我害
生死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

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
念我懷贖色弃背而来彼更於我倍
生郡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
事為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
便喚女為說店主久故恩情彼是汝
叔遇病嬰纏不暫看問荅言阿母豈
無醫人為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
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嫂共為歡
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
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
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
根本是誰所生荅言不知母曰從竭
所生今得為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
是長者婦生當亦為王汝可共彼而
為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為王此亦何
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
健陁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
知時可来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
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
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為王牛護有子
當紹帝業若健陁羅共妃生子此豈
為王繼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
即便與藥告健陁羅曰汝共彼女行
欲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
健陁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

汝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
少時勿還宅内有別籌度彼便不去
健陀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
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
家既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一處寢
辟而睡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
二通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
人見不即便還宮既至明日王語太
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
大王夢見我眼親覩王曰汝如何見
彼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妒心耶
答曰我無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
豈聽我從生來知宿命事我憶往昔
為商主婦其夫持貨與易他方我報
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相給
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
人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
隨商主具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
去我為供給遂即將去於險路中有
五百羣賊來破商營遂殺商主時五
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旅更破商營
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
妒心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
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
婬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日

擲空井中因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
即我身是我念往昔共五百賊行其
婬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有足曰
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
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
共為衛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
女人防守男子王曰誠如汝說能斷
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理我未能行
尒時嗢逝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
情極愛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
留妻在山林者恐與他人作諸非法
我若不去既無別業糊口支無宜可
携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草菴
為畋獵事殺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
異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
獵人處獵人記識遙唱善來王便下
乘息一樹陰獵人自念我今豈得以
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新者以相
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菓林時王周覇
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惱
既纏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
持以歸來見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
忿怒作如是念此王違法今可殺除
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
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

復念寧容為小婦女而害大王時有
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獼師欲命終時
便於王處起慈愍心遂得託生四大
王天王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
我與交通無宜輕弃即便安慰置在
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覓共至王所
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此何
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
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
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
是念此獼猴人將一少婦獨住林野
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
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
中宮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
任意縱橫與外人交通不以為過又
告內人曰我令放汝夜出宮外隨意
歡遊鼓聲纔動即須還入若有違者
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
王宮鎮被幽縶時諸宮女皆夜出外
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
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為護
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
外覓別丈夫荅曰我實不能捨王出
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花情
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

別更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

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花情
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
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即
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
告曰汝可共我為相愛事報言暫為
持燈待我計算費用之數方可隨情
時彼男子取受既多卒難周悉通宵
計算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復更住
星光弃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
可須臾共為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
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
頭我無二首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
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為歡戲不荅
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
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
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遠
聞流遍餘處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
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
獫健鄉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
行私好我欲暫往共彼交歡荅言彼
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愁
若聞王自來定為非義荅曰丈夫為

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荅
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

家聞王自來定為非義答曰丈夫為
事好惡須決汝宜住此我且他行荅
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
為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
諫便往嗢逝尼城遂於夜中見星光
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
雙報言剎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
我共為歡戲荅言隨意可敷氈席王
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
敷卧褥已徹天明鼓聲既動女便欲
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荅曰王有教
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
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
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
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
歡不荅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
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
將來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
將大軍衆來入城內無人警覺與我
宮人竊求歡愛寧得於彼為放捨耶
荅言大王此廻竊至我不豫知如若
重來必不相放
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
那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
不覺知遂今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
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

如前所說大臣謂曰王前竊去彼
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令時彼
王極為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
去為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既發
引臣亦隨行至嗢逝尼城止一宅內
增養覺已令多壯人於其宅邊拔劍
防守告言此宅若有女人出者放去
勿放男子時瑜健鄰知其事勢作如
是念我今不應見王遭難默而棄捨
作何方便令其走出遂即令王著婦
使衣頭戴水器令人隨後以杖敺行
去汝取水速可歸來王待瀑漱時守
衛人謂是婦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
棄瓨而走增養入宅覓王不得但見
瑜健鄰即將見王然由此人令出光
王走時瑜健鄰前白王曰我比蒙王
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
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
王乃大責增養曰何有敵國宮王來
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
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
已驚惶思求方便時是南方有機巧
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
作如是如是機關物不答言我且學
作壁有成功是時增養遂藏王家華
山大為遍告城邑華山大象走出外

作如是如是撲闡物不答言我且學
作望有成功是時增養遂藏王冢墓
山大爲遍告城邑葦山大象走出外
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獨已報
工人曰應以木作葦山爲形彼即隨
言作撲闡爲於此爲中安五十人爲
糞及水多貯象内告言汝等宜勤撲
闡可令此爲往慉悶眣不遠而住王
若四兵共来看者爲可迴還若獨来
者即捉其王置於爲内急走歸國工
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爲至慉悶
眣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
役者見爲奇絶咸共觀望有說此爲
從山林来復去此是猛光王所失大
爲遠来至此有来白王說其所以比
聞猛光王有葦山大爲世所超絶由
王福力自来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
人皆来聽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
瑜健鄰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
四兵多持羂索領諸人衆共出城闉
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爲侍從
雲屯俱集坰野時爲内人見王兵至
遂便却走大臣奏曰若縛爲事王先
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
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爲内人

善知作何誘引得令相近王曰四兵
且退我獨往看于時衆退唯王獨行
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爲內人
見王獨來即便往爲王至爲所諸人
便出捉王入爲遂動機關猶如疾風
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收執有大
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
遂多加兵越至國界大臣告曰既至
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王既被將
別思方便
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嗢逝尼城增
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
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歡喜椎鍾鳴
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闐噎王
勅增養曰可依國法棄彼出光臣曰
此出光王於調爲法善知其妙王若
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受學
解書妙術除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
卿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
如何當容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
誰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禀性勤榮
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
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
身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以幔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恐其見者定

具十八種惡相彼人善解調爲文書
以愓偶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
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
死不疑即便隅愓就學其丈時瑜健
鄰在情悶默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
覔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
不存別求繼繼瑜健鄰妹名曰金鎚
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
宜往嗢逝尼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
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與繼嗣聞已
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爲外道女
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去至
嗢逝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
命存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惡
惡答曰殺夫并子財物沒將門人曰
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爲經書如是
展轉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
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
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
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
眄答言小妹今且未亡復作餘緣覩
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調爲
法答言阿毋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
相我於彼邊隅愓而學答曰寧有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
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誰

相我於彼邊隅愕而學荅曰寧有丈
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
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誑
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目覩彼
聞其說情喜内充遂即褰帷覩王顔
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
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主與我通
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遂此
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剎帝利
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既
遣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
念于時金鬘遠便遣信報其兄曰幸
當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
王學調爲法兄得信已便著五種弊
處瓔珞上覆草衣自号春花佯作顛狀
即便行詣嗢逝尼城遂於街巷康莊
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爲歌曰
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爲樂　我即是春花
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去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
瓔寶相求及若不知者去是狂人不
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
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覩得
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
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爲重戮可
豫爲方便走出爲佳出光荅曰若尒

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
授報出光曰我父若知必爲重戮可
設爲方便走出爲佳出光答曰若尓
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
且讀其文走象駈馳未覩目見願王
聽我賢善女象隨意乘騎看其去就
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
語掌象人曰賢善女象可與天授隨
意乘時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
切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
晨至時踰健鄉作逃走計背負糞
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爲
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園人謂狂言
不以爲意以草裹糞於憍門歇路挂
在樹枝爲緑琬盛負持而出門人見
問答曰王家設會用作飲漿人皆共
笑聲無採錄還於走路琬挂樹枝時
出光王與其大臣及金鏘天授並於
某時某處期欵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臣金鏘
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
即彈琵琶大臣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
奇舞同歸去　王自爲商主　得還憍門歇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爲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

……去　王白為商主　得還憍閃……

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為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
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
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
乘賢善鳥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
驚怒告曰汝可急乘華山大鳥遊彼
惡人將来見我即乘大鳥隨路而去
大鳥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鄰即於樹
枝取其鳥糞弃地而去大鳥遂嗅不
肯前行逡巡之間母鳥遂遠經多踰
繕那復還趂及瑜健鄰取鳥屎坈擲
之于地大鳥復嗅更得前行至自境
壃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
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鳥亦被將
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
問之曰有何消息答曰已走至國無
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尒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存遂
即請命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
知識貧窶無休遠近星奔皆至王所
廣行檀捨為大設會與天授夫人隨
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我行
詭術將得汝来夫人曰我父亦行詭
術因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
將汝父来至憍閃毗國為織師者我

諸術將得逝来夫人曰我父亦行諸

術因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
將汝父来至憍閃毗國為織師脊我
即不名為出光王也彼懷瞋忿黙尒
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鄰曰卿頗能得解
我憂耶荅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
繩繫猛光頸牽来至此令學織工荅
曰將賢善為天授隨来安隱歸還豈
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知得
不既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収取嗢
逝尼城所須貨物覔好商主求妙美
人瓔珞嚴身皆令具足為商主婦作
是事已商旅便發漸至嗢逝尼城其
猛光王聞大商旅来至我城王自出
觀収其稅直既至營所問言商主住
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
入直進中庭觀商主婦顏容挺特昔
所未見莊嚴美妙逈絕人間於此城
中無與等者王起深意報言賢首共我
交歡女曰此是牀褥隨意所須既為
欲深嬰纏無所不作即便坐卧共作
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
以衣遍覆令四人輿牀大衆歌唱出
嗢逝尼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從者或復搖鈴而為歌曰

以衣遍覆令四人輿牀大衆歌唱出
嗢逝尼城後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
從者或復搖鈴而為歌曰
人間鼓子能食月　毗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婬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去
商旅欲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
不知王之去處增養性王隨處求覓
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至憍閃毗國
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願皆
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鎖
械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輙報天授後
時王與天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
猛光王因有少緣出織師舍于時出
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識彼人不
王先闚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淚
交襟作如是念令此惡王蹴頓我父
到斯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
不名為天授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
王性利根知其懷恨告大目曰我於
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為彼洗沐身體
威設香塗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
王教次第悉為放令歸故是時天授
作如是念我若即今為殺方便彼有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月
強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着垢

作如是念我若即今為殺方便彼有
惡智便見猜疑且復引時更待他月
強為言笑以送愁情天授忽然着垢
弊衣卧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何故
荅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之有願
不酬荅曰我先所許卒不可求王曰
汝何所許豫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
為辦荅曰我父昔日幽禁王時遂於
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安隱得達
憍閃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御
飲食日既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
纏至于頸與置城頭我即為王設大
施會命婆羅門衆數滿千人咸與供
養大王今日多有内宮豈復於我能
生憂念以此籌量定死無惑王曰此
即是汝為我祈天更不須憂悉皆為
作從是已後作殺方便即於城下鑿
二狗兒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長大
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
心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
飡王於七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
自支持既滿七日天授遂喚諸結鬘
人汝可急緣多作香鬘速將來進勑
瑜健那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汝可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
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駈馳不欲令知

瑜健那日今日大王戒期已滿猶可
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
餘衆諸大臣輩各作駈馳不欲令知
內宮密事時瑜健鄉奉勅皆作掃拭
街衢香水灑泼香爐寶蓋無不普薰
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愛樂如歡
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遍合
舞妓翩翻當此閙時天授遂即將至
上城令其卧地以花鬘纏繞從足至
項間無空處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
犬俱食血肉皆盡白骨殘餘時有鵄
烏鵰鷲野干之屬食肉禽獸欲啄殘
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慴傳
去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
隅因此命終被犬所食人衆聞已歸
叫噭聲抜鬚推胷喧滿城郭時諸苾
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或詣給孤諸
大臣等衆聚共議何為大王而自上
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
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豫為要計然
我大王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
天授入中以火焚燒受苦而卒故知
怨讎相報未有休日時諸苾芻咸起
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何業由彼業力生被犬食佛言諸苾
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咸

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先作
何業由彼業力生被大食佛言諸苾
芻此出光王昔自造業因緣會遇成
就現前如瀑流水無能遮尋出光作
業誰當代受諸苾芻凡所作業非於
外四大而得成熟但於自己蘊界處
中受苦樂報如有頌言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聚城有婆
羅門大臣依彼而住當時无佛有獨
覺者出現於世憐愍貧窮樂居靜處
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一獨覺遊行
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止宿
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
大臣將諸犬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
一無愆犯有大人相遂放犬令食諸
苾芻於汝意云何勿為異念彼大臣
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無罪過聖
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生
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
知若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
純白報若作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
緣應捨黑雜二業當修白業汝等苾
芻當如是學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死嗢逝尼猛光

皆當如是學
時憍閃毗國出光王兇暴猛光
王無有慈愍安樂而住曾於一時在
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問諸
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婬女
有云大王得叉尸羅城王名圓勝於
此城中有一倡女顏容姝妙善六十
四能於此人間大地之內未有丈夫
纔覩見時不生躭染王纔聞說容顏
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遼塞
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
交歡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
是王怨讎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
往者彼若知時定為非義答曰我今
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當行矣
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
時王即乘善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
路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
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
千万與彼婬女便共交通時凶暴尼
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佐不見王莫
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
知又曰王既豈足內宮更何所覓又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
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

知又曰王既豈足內宮更何所覔又
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
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
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當見問
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
忿報言仁今煞王欲擬自立能出如
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
不見者當立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
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
人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愴
事憂惶答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臣
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
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蘇塗糠
麥子麨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
而蹤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
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蘇蜜糠麥
馬雖聞告音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
前覩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鞍被馬遂奮迅變異形
儀告言大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又汝頗曾見如
是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

麥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廐馬所當前
而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
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蘇蜜糠麦
馬雖聞告音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
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
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語已就盤
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
去被鞍若見異狀御不須怖宜可對
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
便往彼舉鞍被馬遂奮迅變異形
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
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
是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
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
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
共立要期我當爲去勿更將我重至
此間答曰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
其馬漸至得叉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